



雲門宗叢書

主編 釋明向
執行主編 馮煥珍

佛源妙心禪師廣錄

一誠



下

釋明向 馮煥珍 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雲門宗叢書

主編 釋明向
執行主編 馮煥珍

佛源妙心禪師廣錄

一誠



下

釋明向 馮煥珍 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佛源妙心禪師廣錄 / 釋明向, 馮煥珍編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4. 2
(雲門宗叢書)
ISBN 978-7-5325-7162-8

I. ①佛… II. ①釋… ②馮… III. ①佛教—文集
IV. ①B948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000421 號

雲門宗叢書

佛源妙心禪師廣錄

(全三冊)

釋明向 馮煥珍 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張 72.625 插頁 46 字數 1,487,000

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 — 6,000

ISBN 978-7-5325-7162-8

B · 853 定價: 29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卷十五 語錄下

影音鴻爪

師與明海師閒談。師曰：「沒辦法，這個費，那個費，你搞呀！政府裏面人人喊，要跟政府講什麼費全免掉。教你這麼講，年年不講，自己不敢，搞這些鬼名堂，搞到現在小孩沒錢讀書。」明海師：「沒錢讀書，去勞動好。」師曰：「勞動？你講得好玩。哈哈！現在的田没人耕，朱鎔基最擔憂的是中國農業問題，農業問題是最大的問題。糧食，人家進來的多便宜？你現在的穀子，放兩年什麼都不行了。什麼毒米呀，什麼時候的米呀，都搞出來了。放了兩三年，裏面長了霉，變成了那種東西，變成了毒了。現在毒米哪裏來的呢？是糧庫裏面賣不出去，多了吃不完，這樣來的。所以你耕田，祇能該死啦。哈哈！好好地做呀！不要忘記是這樣搞的嘛。你看農民不耕田，城市一天天擴大，今天農村裏面的人變成城市裏面的人，吃水也要錢的哦，電也要錢的哦，還要管理費哦。哈哈！哈哈！有錢你去住啦。所以這個東西，你以為農村、城市這麼容易住？唉！這個問題大得很。哈哈！你以為容易搞呀？很難搞的。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，這麼多人，現在還不光祇要吃，吃要吃味道好的，沒味道的不吃！嘿嘿！

吃得好，玩得好，這個要好，那個要好，就是要好，這個樣子搞好的！你看小孩子可不可憐？小孩子讀了大學，讀了大學有什麼用？讀了大學出來沒工作做呀，你看死不死呢？嘿！嘿！所以現在很多小鬼去偷呀，去做壞事。嘿！嘿！這樣搞起來的嘛。現在亂套了，不安寧，不得安定哦，不知道怎麼搞法。」

師曰：「那個時候你不知道，當時搞運動，搞運動呢，他們打狗吃。那個狗養得兩個狗仔，那狗仔就跟得它蹦蹦跳跳，他們就把那母狗打死，那個可憐呀。」明建師：「在廟裏？」師曰：「在南華寺。哈哈！他把那個母狗打死，他們要吃狗肉。嘿！嘿！這樣搞的。」明建師：「是不是出家人？」師曰：「不是出家人是什麼？和尚，不是和尚就是尼姑，哈哈！那麼好笑！我們趕緊跑。不容易哦，他們要吃豬肉。鬼東西！把豬關起來，一人一根棒棒，這豬跑到這裏是棒棒，跑到那裏也是棒棒啦。哈哈！」明建師：「活活打死啦？」師曰：「還不是打死了咯！哈哈！他就這樣把它打死了。」來光師：「這麼打死了，那豬頭都吃不下了。」師曰：「哈哈！這豬腦殼，這裏一塊烏腦糊，那裏一塊稀巴爛，怎麼吃？他們還不是搞來吃！哈哈！我們見多了這些鬼事情，你們這些小鬼知道什麼？哈哈！那些和尚好厲害的，哈哈！你看笑不笑話？和尚比在家人還厲害！」明建師：「是呀。」來光師：「比在家人還要狠。」師：「你看那狗仔纔蹦蹦跳跳、蹦蹦跳跳，他們就把那母狗打死，你看可不可憐？」來光師：

「就像人沒有母親一樣。」師曰：「他管你？他不管你的！他們就這樣子要吃狗肉。你想吃狗肉你去買嘛，他不買，他要這樣打狗搞著吃。哈！他們兩隻鬼現在還在那裏嘛，兩隻鬼。」明建師：「嗯？」師曰：「××呀，×××呀，兩隻鬼。」明建師：「他還在？」師：「在。」明建師：「他們也參與了？」師：「就他們搞的！哈！」明建師：「真是，說了不知他們感覺會怎麼樣？」師：「哈！你看好不好笑？你看他們好不好笑？哈！這樣搞。唉！要把我笑死，哈！把我笑死了，哈！你看他們，那個豬大得很，跟那牛一樣，三四百斤。」明建師：「喂的？」師：「是呀，喂了他們要吃豬肉，沒有人敢殺。」明建師：「沒有人敢殺，想吃？哈！」師：「哈！他怎麼辦？」明建師：「廟裏没人管？」師：「就是他們管，他們要怎麼搞就怎麼搞，他們喊殺就殺。」

明海師：「師父，有兩個師父來見你。」僧：「師父。」師：「你哪裏的？你哪裏來呀？」明建師：「明穗的媽媽，廣州的。」師：「明穗，哪個明穗？」明選師：「跟我們一起出家，一起受戒的，廣州來的，是來求法的。」師：「我管你什麼明穗不明穗，就知道『南無呵藍恒』，什麼法法？什麼法呢你？搞什麼呀？哪裏有法求？你求啊！」來光師：「那個居士，你拜佛。」師：「噢，求法來了？正正當當的事情不好好去做，今天打妄想，明天也打妄想，一天到晚打妄想，心不定，怎麼辦？一個是心不定，一個是心不明，不知出家了幹什麼，是念佛呀？」

還是參話頭呀？還是生西天啦？還是到閻王那裏去呀？嘿！搞不清楚哦，將來閻王讓你，我要生極樂世界。」

師問僧：「你現在要接法，接什麼法呢？我那個時候在慈雲樓上，虛老傳我們幾個人的法，到現在我還在這裏，還在雲門寺。你想怎麼樣？你接了法，那你這個擔子要好好擔得來，死你也不能動。我們搞了好幾十年，在這裏不動呀。你動不動？嘿！你願不願意接？」僧點頭。師曰：「那你不能動，你就站在這裏不能動。哈！你幹不幹？嘿！那我不幹，背個包包就跑，跑去終南山咯！跑去雞足山咯！這樣搞的！我要去當祖師。其實你跑到終南山，你也搞不出名堂來。老和尚在終南山，他真正在那裏修行，他鍋裏煮著芋頭去打坐，等他一醒來，喔，那個芋頭的毛都長得很長了，不知多少天了。他有那個定力，你有没有？你不可能的嘛！你没有那個本事嘛！他就有那個本事，他是真的住山。」師進曰：「那個時候一個老太婆，供養一個老修行，天天叫那妹子送飯給他吃，天天送飯給他吃。那天那老太婆作怪了，對妹子說：『你今天送飯的時候把他抱著，看他怎麼講？』那個妹子聽她媽媽的話，她一送飯就抱著那個和尚，問和尚感覺怎麼樣。哈哈！你看那個和尚怎麼講？那和尚心想：你這妹子抱著我幹什麼？我這個跟石頭一樣，像沒有暖氣的枯木，所以他說：『枯木倚寒巖，三冬無暖氣。』那個妹子回去跟她娘講，她娘說：『噢，我三年來供養了個死家伙，上山去把他那茅屋燒

掉。』哈哈！她說她三年供養個死家伙，不供養了，把那茅蓬燒掉了。因爲他三年坐在那個地方，祇得個『枯木倚寒巖，三冬無暖氣』的境界，是個死老參！那個婆子把那茅蓬燒掉後，再去送飯給他吃，再讓那個妹子抱著他就不一樣了嘛！他這個死話頭就參活了嘛！哈哈！你以爲用功這麼容易的？你們想去住山？碰到那個妹子來了怎麼辦？哈哈！看你怎麼搞？是『枯木倚寒巖，三冬無暖氣』，還是感覺軟玉溫香？你没這個本事，所以不行的。看你老老實實，現在你們求什麼法呢？老老實實三年五年，死心塌地不動，雷公也打不動，慢慢練出定力來。否則，搞不好你連佛都不要咯！一下子跑掉，連衣袍都不要了。他管你這麼多！肯定的！你們現在不曉得找我，有些出家好多年還不認我，背後還說：『你這個老鬼，一天到晚鬧這個鬧那個。』你認不認得我？你祇認得你媽媽！哈哈！除了你媽媽你還認得個鬼！嘿！好了，好好去做事，不要東打妄想西打妄想，想多了就不是好事。」

師曰：「什麼菩薩？羅漢菩薩。」明建師：「燒火的火頭。」來光師：「在小廚房燒火。」師曰：「監齋菩薩。監齋菩薩要好好做事。他們兩個鬼名堂多得很，妄想多得很。不知搞什麼名堂，一天到晚拿個木魚在那敲、敲、敲：『阿彌陀佛……』也不知道阿彌陀佛在哪裏。阿彌陀佛和你一樣，本來阿彌陀佛跟你一樣在那沒一點事，被你一敲、一搞，呵，跑了！哈哈！現在呢？現在沒有阿彌陀佛了，被他們嚇跑了嘛！呵呵！他們坐在那裏天天去敲、天天去念，

把阿彌陀佛嚇跑了！你問他們還有沒有阿彌陀佛呢？呵呵！我不是騙你們的，他們把阿彌陀佛都嚇跑了。他們就這麼搞。整天胡鬧啊！呵呵！阿彌陀佛在哪裏？在西天？好好地做事啦。你不做事，你總是這麼搞搞搞，搞得自己心裏不定，心裏不得落實，一天到晚東想西想，要去住茅蓬咯，要去終南山住茅蓬咯，要去住禪堂咯，要去住念佛堂咯。一天到晚在那打妄想。你看禪堂裏有沒有阿彌陀佛？茅蓬裏有沒有阿彌陀佛？你看雲居山那個慧通，他天天在那住茅蓬，見到阿彌陀佛沒有呀？沒有嘛！阿彌陀佛又不在于茅蓬裏！你在那後面搭個茅蓬，你看阿彌陀佛來不來？不來的！跟你一起來倒霉？你自己不好好搞呢，將來要出問題呀！我講給你們聽呀，你的思想天天在那轉轉轉，糊裡糊塗，這裏也是阿彌陀佛，那裏也是阿彌陀佛，到處都是阿彌陀佛呵，結果跑上天去找阿彌陀佛，那個時候就麻煩了，那個時候就真的危險了。現在很多女的什麼的，她總是一天到晚耳朵裏也是阿彌陀佛，眼睛裏也是阿彌陀佛，到處都是阿彌陀佛，這樣搞的啊！最後走火入魔了怎麼辦？這樣搞就是用功用得不正當。所以你要好好地將工作做好來。念佛呢，自己規定功課，或者念多少《心經》、《大悲咒》，或者念一卷《金剛經》，或者怎麼樣，那你就天天這麼做。不要求神通，什麼都不要，自然而然開智慧嘛！你要去求就不行。什麼是外道？我說什麼是外道？心外求法就是外道嘛！心外求法，『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』，這就是外道嘛。心外求法還不是外道？心內求法，這個就是正法。好好地讀經，好好地做事，不要今天也打妄想，明天也打

妄想。」

師問：「那兩個鬼，上次那兩個鬼，一個是益陽的，還有一個是哪裏的呀？是明嚴他們老鄉。一個求戒，要求法嘛，那天我不是打了他一個耳巴？」來光師：「那個，那個明善。」師曰：「鬼東西，他們兩個人跑了。」來光師：「跑了，現在好像回去小廟幫忙做事了。」師：「當家去了！」來光師：「沒有，傳了一份真給老和尚那邊的居士。」師：「在湖南那個什麼地方？」來光師：「在湖南還是浙江，反正是這兩個地方。」師曰：「在湖南，在湖南搞個小廟裏當當家去了。你屁都不知道，臭啦！你搞什麼？你剛剛來出家，什麼都不懂，你好好搞個十年八年，你就好好學嘛，好好地做嘛！你站穩了腳跟，知道什麼是戒、什麼是定、什麼是慧，那個時候你再去當當家嘛。現在自己什麼都不懂，見你的鬼！你們問我要法，要什麼法？沒有法！好好地做事就是法。你心裏不安定，跑到哪裏都沒有用的。」師問明建師：「現在他們外頭到處都有，那個什麼呀，長安玄奘法師那個地方叫什麼寺呀？」明建師：「大興善寺。」師：「大興善寺，有個小鬼在那讀書，後來他也在那裏接法，爲什麼呢？還有好多個，都是那個時候的一種因緣。他們一幫人，好了，回去了。」

來光師：「好了，老和尚休息。」師：「好好地做事哦！念『阿彌陀佛』念個三年五年啦。」

那個時候瀉山在那個地方，他說我在這裏這麼久了都沒有一個人來，我是來弘法利生的嘛。他跑下來準備離開，那些老虎、毒蛇就攔在那裏不給他走。他說：『你們攔在這裏幹什麼？』如果我在這裏沒得緣，你們把我吃掉呀；如果我有緣，你們就走開。它們一聽就走開了。瀉山又回去了，於是就有了密印寺。瀉山有座橋叫做回心橋，就是這麼來的。還有一種講法，它是怎麼樣講呢？說瀉山走過那個橋，見到一個犁田的拿著犁頭在那磨，就問：『你在那磨什麼呀？』我將這個犁頭磨成繡花針呀。『呵呵！』他說他要把那個犁頭磨成繡花針，這個犁頭怎麼能夠磨成針呢？『祇要功夫日子深，鐵杵磨成繡花針。』祇要你有耐心，祇要你有心去磨，天天去磨，鈍鐵就能磨成繡花針了。瀉山聽他這麼說，就回去了，所以這座橋叫做回心橋。正如馬祖碰到南岳祖師拿個磚頭在那磨，就問：『和尚，你在磨這個磚頭幹什麼？』我要把這個磚磨成鏡子。』他說：『磨磚能成鏡子呀？』『磨磚不能成鏡子，你整天坐在那裏能成佛呀？』他這樣就開悟了。懷讓就不磨了，就講開示給馬祖聽，所以南岳有個地方叫做磨鏡臺。這些公案你們就不看，祇曉得這樣想那樣想。你要多看看書，要看祖師怎麼做、怎麼講，好好琢磨琢磨。修行辦道靠自己去體會，久而久之你就會明白：哦，原來是這樣子的！和那大梅祖師一樣，聽到馬祖說『即心是佛』就始終不變，就跑到大梅山去住茅蓬了，就這樣子的。自心是佛呀，除了自己的心還有什麼呢？就這麼用功的。你看那大梅祖師，馬祖讓人去勸他，他都毫不動搖！來人問：『喂，你在住什麼呢？』現在馬祖變了，他講非心非佛了。法常說：『這個老家伙，管

他的，我搞我的。」他始終不變，所以馬祖贊嘆說：『梅子熟了！梅子熟了！』就這樣搞的嘛！」明建師：「我們味道都沒嘗到。」師曰：「你望梅止渴嘛！好多公案，好多故事，要我們去研究。」進入房間，師曰：「幫忙把襪子脫掉。沒辦法，現在要靠你們幫忙，要不死路一條。現在兩個腿子提不起來，沒力了，衣服祇能增不能減，有什麼辦法？」

師曰：「現在的人，出了家認得你個鬼，剃了就跑掉了。」明良師：「可以過一段時間不破夏，祇是師父剛從醫院回來，身體都不好，你們又不是看不見。」師曰：「搞不了三年別想出家，要不你們另外拜師父，去找本煥和尚。」明良師：「哦，以前那個胡坤，師父還記得嗎？」在佛學院教過書的，他拜了本煥和尚做師父。他那個時候還說要來見師父，我說你還有臉來凶師父？哈哈！」師曰：「你現在不要我了，走嘛，跟他身邊招呼他嘛！」來起師：「他到處騙。」明良師：「不是，本煥老和尚那裏沒佛學院，這裏有佛學院，他有可能想來教書嘛。」來起師：「他現在在湖南。」師曰：「不要，我這裏有人，你不來我這也有。」明良師：「就是，我那個時候在南雄碰到他，他問師父什麼時候回來，他說還是想和老和尚見面。」來起師：「他沒來這裏吧？」明良師：「沒來，他在丹霞山住過。」明建師：「珠海。」師曰：「在這裏住了這麼多年數，本空在這裏住了這麼多年數，我又沒叫你走，你們鬧矛盾關我們什麼事？他現在對我很大意見。你在常住借的錢，借條是你寫的，又不是我叫你寫的。」明良師：「是他自己寫的。」師

曰：「是呀！」明良師：「後面是師父幫他還的哦，是呀是呀，是去年還的吧。」師曰：「我應該要呢？」明良師：「是應該要。」師曰：「他說我不該找他要呀，他說我看他不起呀。」明良師：「他走，常住沒叫他走。」師：「是呀，你要去發財嘛。」明良師：「是他自己要去搞一個地方。」師：「你要去搞單幹嘛。」明良師：「他也没有跟其他人鬧什麼意見，他走的時候，堅悟呀、明耀呀，他們也都走了。」師：「老百姓借了錢也要還的嘛，庫房裏那個會計要入賬的嘛。」明良師：「是。要銷帳，不然一直掛在那裏，以前當家師找他要，對他說：『你還有五千塊錢的條子。』他就說：『我這一點還算？』 $\times \times$ 十萬塊錢你們都不要，我這五千塊錢你們就追，我來這麼多年難道五千塊錢都不值呀？」師：「我不管你多少錢，你借的債，手續要搞清楚嘛。」明良師：「是呀，他說他在那裏去要點錢用嘛，在這裏打的條子。」師：「你又不是沒得錢。」明良師：「他現在錢多得很。」師：「有幾千萬。」明良師：「他的意思就是雲門寺該欠他的。」來起師：「那個 $\times \times$ 現在也不肯還，經常打電話催他，他老是賴著。」師：「你要經常打電話給他。」明良師：「 $\times \times$ 這個人沒什麼用的。」師：「你說你師父回來了，沒地方去了，你說你還不還？我要找到統戰部、宗教局，請他們寫介紹信去，把他的菩薩全部搬走。」明良師：「統戰部、宗教局他們都知道他借了雲門寺的錢，那天不是來了嗎？」師：「他們統戰部、宗教局都來了？」明良師：「是啊。」師曰：「他現在房子砌好了，佛像塑好了，大把錢，一天收入幾千塊錢。」來起師：「過一個觀音誕就幾萬塊啦。」師：「四天就幾萬塊了！」明良師：「就

是。」師：「你那個錢，他一個月不要就能還。」明良師：「他不還，他就想賴。這個人咧，他就是有點那個……」來起師：「你問他，他就說過幾天，每次都說過幾天。」師：「我告訴你，是師父問他纔說過幾天，要當家、我們去問，他理都不理你，沒義氣！」明建師：「宗教局還借錢？」明良師：「不是，是××。××那個時候建廟，就是說他那個錢沒有到位，這裏的工人都要過年，求師父借拾萬塊錢給他，在雲門寺借的，那個時候還是明智做庫房。」師：「這幫出家人有幾個是真心出家？坐在家沒飯吃、沒工做，還不想搞工作，他要出家，做了和尚到處跑，自由。」來起師：「你看他買房都有錢。」師：「你叫他搞搞工作、搞搞勞動，他搞三搞四，不搞了。你看他益陽那個家裏，他娘、姐姐也在搞工作，還給他找了工作，他不搞，跑掉。他不體恤那個娘，哪有這樣子的搞法呢？這些沒得辦法。」明良師：「他跟明乾是同學，一個學校出來的，同一年出來的，也是去年出來的。」師：「同學同學，今天是同學，明天就不是同學了！他認得這麼多？他同你好就是同學，同你不好就不是同學了。我哪有這麼多氣給你講？」

師曰：「昨天那兩個鬼，那兩個求法的是誰呀？」明良師：「就是明乾、明穗，還有一個定空。」師：「那三個鬼都不是好東西！那三個鬼都不是好鬼！你看啦，將來看得出來的，搞不了幾天又走了，他們不安心的。」明良師：「明穗是廣州的，從廣州來出家。定空是以前莆田廣化寺的。」師：「不在這裏死心蹋地。」來起師：「明乾現在在教書。」師：「不曉得死心蹋地

在這裏做事。我那個時候，老和尚給了我法，我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動，就關我坐牢也不動，坐了牢我還是回來了。」

明良師：「哦，本真師回來了，他請了一個多月假。」師問本真師：「你去哪裏了？」明良師：「他姐夫死了。」來起師：「他姐夫。」明建師：「他姐夫死了，他回去了一個多月。」師：「你回去超度他？」明良師：「嘿嘿！他去超度？回去了多久？」明建師：「他超度他姐夫。」本真師：「不知超度了沒有了。」

知客告師有行者發心出家，師謂知客曰：「常住上叫你搞什麼，要下定決心一輩子就搞這個東西。有的剃頭是假的，今天要剃頭，工作就搞得好好，不剃頭就有點欠啦，工作吊兒郎當的，這個人靠不住。所以你不要著急，你剃了頭也是工作，現在開始讀功課，從《楞嚴咒》、《十小咒》開始，把五堂功課讀熟來。」明良師：「現在是劉老師督促他們做工作，給他們講講佛法，講出家的意義。」師：「你不懂功課，將來你出家了，功課都沒熟讀，搞鬼！那叫出什麼家？我們那個時候，半個月就熟讀《楞嚴咒》。我那時候十多歲出家的嘛。我們不是蠢的，都很聰明的，你真的要出家，首先要看你們的功課怎麼樣，要看誰讀得快，這個是個決心來的。你首先要考驗他們的功課，讀了功課，唱『香雲蓋』、『爐香乍爇』，要敲得、打得、唱得、念得，將來派你們去白

鹿寺也好、棲霞寺也好，什麼都懂，要我當當家我就當當家，我什麼都能拿得起放得下。哪裏都要人當當家的。不然你去看門啊？不是的。看門的人易得，當家的人難得。聽到沒有？沒有這個決心？有這個決心就開始搞，沒這個決心就拉倒，趁早回家！決心要你自己下，別人不能幫你下。你想清楚來，你想搞哪一行？耕地也好，掃地也好，當照客也好，當當家也好。唉，當家累得要死，忙得要死，就是幹活，最好不要當當家。你不當當家誰搞？你要搞的嘛，你將來要當當家的哦。你們都是一樣的，要有出家的決心。」

明青師告訴師，建房子多少地方，水泵已經搞好了，昨天已經驗收了。師問：「怎麼樣？」明建師：「沒問題吧，工程搞得很大。」師：「搞得大，搞好沒有？」明建師：「應該沒有什麼問題。」師：「就怕將來出問題。」明建師：「嘿嘿！眼前蠻好看。」師：「管它！還有兩次搞的！你一回就搞好來呀？一回搞不好的，乾脆大點搞一次。你將來在這裏建房子嗎？你這麼大的地方，在這個地方建房子，你怎麼砌？這麼大的地方，你搞個什麼樣的佛學院都有地方搞。」

師：「這個竹子好。」明建師：「這個竹子好，這個做風景挺好。」師：「現在走不了了，這個腳走一步都走不了，整個腿一步都走不了，老了還有什麼？你們沒老不知道，真的！」

他要死的時候就死呀，看這人蹦蹦跳跳，唉，要死起來很快。人呢，他能活得幾十年，牛活得十多年，狗養得好能活七八年、上十年，豬就祇能活一年兩年，這個人的生命就這麼長。他們不懂，最可貴的是人這個生命。你看現在生小孩子，慢慢長大，十歲、二十歲到三十歲，所以你們現在懂事了，知道艱難艱苦苦了。你還搞得三十年，這三十年當中看你怎麼搞？不努力，糊裡糊塗，那你一輩子搞不出名堂來，那就可憐了。真的，成不成功就是這二三十年，做好人做壞人就是這二三十年。你修行不修行呢？用功不用功呢？要看自己的觀念啦。做個好人幾十年，做個壞人也一樣。現在的人有這樣一股作風，不管男的女的，結婚不生崽，懶得負擔，難得養。哈哈！你看那個鬼好不好笑？這個世間的事情就是變遷、變遷。」

師：「年輕人，等你病的時候，就知道要命。」清塬師：「所以張飛那個時候什麼都不怕，就怕病。」師：「他那麼厲害，什麼都不怕，就怕病。」清塬師：「他死都不怕，就怕慢慢折磨的病，那最苦了，就怕死不了。」師：「什麼都不怕，祇怕你死不了，那就麻煩了。」

師：「剛纔縣老爺來了，還有空軍司令，剛纔在這裏，我招呼他們。」清塬師：「您身體不好，就不要招呼他們嘛。」師：「他平時又不來，來了你不招呼怎麼行？」清塬師：「平時不來，生病了，你纔來，我不招呼你了。」師：「平時不來，來了你不招呼人家怎麼行？」趙州老人講，客